

文 學 叢 刊

河 運

臧 克 家

生 活 出 版 社

運 河

臧 克 家

有版權

定價金圓四角五分

運河

作家克減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編主金巴

刊叢學文

集三第
冊六十共

- | | | | | | | | |
|------|----------|-------|-----|-----|-----|-----|-----|
| 星 | 粟子 | 曼陀羅集 | 夜景 | 春風 | 黃沙 | 連生篇 | 小巫集 |
| 葉 | 蕭乾 | 陳白塵 | 艾蕪 | 張天翼 | 靳以 | 萬迪鶴 | 奚如 |
| 紫長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 髮的故事 | 印象·感想·回憶 | 綠葉的故事 | 橋 | 銀狐集 | 咀華集 | 日出 | 運河 |
| 巴 | 蕭軍 | 蕭軍 | 李廣田 | 劉西渭 | 曹禺 | 曹禺 | 臧克家 |
| 金 | 盾 | 盾 | 田 | 渭 | 禺 | 禺 | 家 |
| 短篇 | 散文 | 散文 | 散 | 批 | 劇 | 劇 | 詩 |
| | 文 | 文 | 文 | 評 | 本 | 本 | 集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三十七年十月六版

自序

剛把千行長詩自己的寫照交出去，接着又編就了這本短詩，一年中有了雙生，自己感到了一種喜悅，不過，一回想起產它們時候所受的折磨來，又不免動了「孩子肥了母體却瘦了」的悻心！

寫成一篇好詩真不是件易事，到今天我才懂透了這個意思。所謂好詩並不專是在掂撥字句上功候的純熟，而是要求一條生活經驗做成作品的鋼骨。當然，我並不小視技巧，一個詩人沒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是難以攀上藝術之最高峯的。不過，一件天衣披在一架骷髏上，除了病態的人誰能破口稱贊它呢？我們放眼一看世界上稱得起偉大的作品，那一件不是用了就是自己第二手再也寫不出來的字句結晶出撼人靈魂的碩果，而技巧和內容間又找不出一點不合諧的空隙

來。

對於偉大，我望見它晃動在眼前，我破死命追，然而當中的距離永遠是那麼遠。竭盡了全力，掘完了經驗的寶庫，僅僅寫了千餘行的一篇詩。

「從一粒砂中可以看出個世界，」如果把這個名句引到詩上來的話，一篇短詩的力量也可以想見了。這集運河收的多半是短詩，然而砂粒幾乎平半了黃金。年來所寫的短詩，差不多都留在這裏邊了，泥砂自然難免混了清流。用作集名的運河是自己頂喜歡的一篇了，在各處見到了些贊許它的文字，可喜個人的愛好還不是偏見。這集中的詩，運用的大部是些零星的材料，這還不打緊，可惜的是沒能夠使它完全形象化，這是原于對經驗已呼應不靈，就不能不完全乞求於想像了，這是有危險性的。譬如寫旱災，我用了這樣的字句：

「大地是旱海，

風塵是長帆，

村莊是死的港口，

生命的船隻擱淺在裏邊。

說來不免落個自己誇口，這樣的句子，無論在想像方面在音節方面似乎都找不出什麼瑕疵來，然而我却還不满意它，因為從這四個抽象的句子中間看不出災旱的凶相來。

在這裏不妨順便談一點關於技巧的問題。有一些詩人故意把自己的詩句造得只有自己才能看出點味來，當人家請他在每句之下加一個註腳時，他好似一個古玩家不齒一個鄉下人那樣半嗔半笑的回答一句：我的詩原不爲你們寫的。其實把一句詩寫得叫人入懂懂了還覺得好，這難，把句詩雕得只有自己懂這很容易。這道理還不出一句老話：「深入淺出」最爲上乘也最不易。

「臉前掛上了昏黃的風圈，

沙石的冕旒盪得人發眩。」

讀者認為怎樣我不知道，不過在寫定它時的確我曾撚斷數根精神的髮。我們
比照一下，看一看同篇下面的二句，其淺深和韻味有着怎樣一個區別，明眼人自然
可以不用我絮叨了。

「城下的古槐空透了心，

用一枝綠手，招醒了城下的土人。」（古城的春天）

現代寫詩的人要想從自己手中出來的東西放一點大的光彩，只有一條路：用

你整個的生命作爲抵押！這話有人要是認爲有點可笑時，我就請他回答我一句問話：『文藝的洪流是來自那兒？』

在這樣時代裏，一個詩人只要肯勇敢的去碰現實，如果幸而死不了的，話，提起筆來一定可以流注下串串的平常人萬年想不出的詩句來，這些詩句的音節一定是緊合着時代的節拍的，也用不到誰來指教，你運用的字句一定都是嶄新的幾乎是神奇的（在未下筆前你自己也不知道要這麼寫！）然而又是人人能懂的。把這話寫在這裏，作爲一個勉勵，對自己以及同好的朋友們。

克家二十五，十四日。

目 錄

自序

一

月

三

閒

四

秋

六

六寺

八

冰花

一七

運河

一九

元旦

三〇

我們是青年

三一

古城的春天	三四
黃風	三六
春旱	三八
弔八百死者	四一
要活	四三
螺旋	四五
旱海	四七
拉鋸	四九
二十四年的秋天	五〇
野孩子	五二
水災	五四
瘋婆	五八

破題兒的失望……………六二

依舊是春天……………六八

跳龍門……………七〇

心的連環……………七四

運

河

哀號拖過了每家門口，

今宵哀號也叫不出人來，

大門裏各人緊鎖着個暖秋，

臉像春花一齊朝着明月開。

西風送他，亮月送他，

送他踏上了古剎的石階，

不叫一絲清光拖住襠襖，抖一下，

他閃進了一座陰森的神台。

閒

我的日子裏找不到悠閒，

擔着沈重的日夜，我聳一聳雙肩，

工作放下了，心卻沒法平靜，

心上叫着一萬種不平！

誰喜歡生活那張輕鬆的臉，

叫閒散注成了苦人的深淵；

忙迫就算是撲食的羣狼，

對着它我却揭開了胸膛。

我愛工人們走出工廠，

暮色裏拍一下塵土的衣裳，

我愛農人們放下了鋤耨，

坐在草疃上吐一捲青煙。

我更愛兵士們爲正義作戰，

依着死屍作片刻的假眠；

我愛這一羣，我愛他們

忙裏閃出的那一點舒心。

二二九，三十日。

秋

我想，一定有人銜一支煙，

從紙窗縫裏望着雨中的庭院，

淒清的雨絲洒下了半空，

人的愁絲和雨絲攪成一團。

也一定有人向傍晚的紅日，

念起千里外故鄉的雲煙，

或者拖一隻冷冷的影子，

向大野裏去找謝了的童年。

可有人認識眼前的秋天？

它在窮人的臉上是多麼鮮艷！

淒清到處流溢着夜哭，

夜，靜靜地又把哭聲咽住！

荒郊上，涼風吹出了白骨一片，

誰會想到：

鴨綠江上的秋色

已度不過山海關！

三三，二日。

大寺

沒事嗎，邁着閒散的步調

請到大寺裏去見見世面。

要去，我勸你脫下文明衣裳，

穿上你那頂古舊的一件。

要去，還有一件事得告訴你留心，

留心大寺的老相

驚了你都市磨亮了的那雙眼。

你不要看「中山市場」那嶄新的木牌；

它對這古老的建築是多不合諧！

這大寺曾有過幾百年的香火，
神龕裏藏過了蕉葉大的蝙蝠。

在當年，不用說神氣的陰森迫人的呼吸，
單是夏天磚縫裏的守宮就夠你怕的！

于今你進去用不到驚心這些了，

然而另外一些怪象會嚇住了你：

大風口裏吃黏糕，吃得那麼甜，

（你不會心下裏怕嘴角上流涎？）

十月天身上還是一件破爛的汗衫。

你要再驚人的也還有，

還有人在吃着初冬的西瓜片。

往裏去，千古百怪的叫賣

從你耳中喚起了新奇，

你聽不懂這聲音

正像你不認識那些東西。

一擔擔的擔貨，擔貨上冒着火烟，

老人們，熱騰騰的一個人捧着一碗，

這是「豆沫」，這是「米糊」……

反正我解說了你還是胡塗。

小孩子手捏着一個銅元，

想買東西先望望大人的臉，

叫銅子在手中先打幾個翻身，

才把它拋給了叫賣的人，

什麼花生啊，甘棠啊兜了一小襟，

臨走再回頭搶上幾個，

這個銅元花得似乎太不甘心。

兩邊的小攤骨董店一般，

每樣都是老舊

對你每樣却都是新鮮。

見過嗎？本地棉花織成的粗布，

各樣土俗的花紋，

俗却俗得恰叫人喜歡。

（這棉花不知轉過了多少次

老嫗深宵的紡績車輪，

不知經過多少笨手

幾千萬次的投梭）

一件短襖，一牀被窩，

值不過你脚下的一雙鞋錢。

穿着汗衫走來的主顧，

珍重的提起來照長照短，

亂騰騰的翻了一陣，

放下這件

又拾起了那件。

他們在價錢上掂斤撥兩，

有時一個交易講了半天，

末後終于散了，

爲了爭論着一個銅元。

賣笨腳鞋，笨得叫人發愁，

愁着多少年才可以穿完。

你再放開眼看：

賣砂鍋，賣黑泥碗，

賣木鋤也賣鋤鎌。

你不要笑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在都市裏，有錢

你也只是白瞪眼。

村婦走近貨攤，咕囁着尺長寸短，

店夥的嘴說得蜜漿甜。

你笑她們這是小氣？

可是她們會不知「大方」值多少錢！

算命嗎？

帶着花鏡的老先生在牆根那兒等你，

等得正出神，

手下閒敲着命運的棋子，

口中吐出了一道青烟，

他不光會算命，

還代寫家書，配合姻緣，

他是月老飛下了九天。

倦了的話，

到太陽底下去聽梨花大鼓，

你看圍了那羣人，一動不動，

像木偶，像泥胎，

叫一張口一個架勢

牽他們的心

到了另一個世界。

完了場，人拍拍腕，一轟四散。

剩一個說書匠罵地罵天。

到處停着待招擔子，

擔子上懸着「朝陽取耳」的紅字，

看他正在給莊稼老斗

梳一條細小的白髮辮。

你看到飯攤一定得伸一伸舌頭，

看一個人在張着血盆口

叭着那麼嚇人的一大黑碗飯。

早晨你來，

能看到一些土產貨物。

一個人守一堆

在候着願主。

貨變成了錢，

回頭捐一串包子

好家去打發迎在門外的孩兒。

看了這些，你會替大寺歎一口氣，

忘了，這我該告訴你：

前些年花行好的時節

大寺也曾繁榮過一期。

冰花

是誰家的青年孩子，
倒在了這平川大地，
身邊的破瓢裏結着冰花，
一根棘條上咬爛了狗牙！
一領老破襖蓋住了頭，
不肯把臉向着宇宙，
紅腫的雙腿上綻開了花朵，
冷風催着血水流落！

不做一聲哀叫，

任人掩鼻從兩邊跑過，

身下一層薄薄的冰綃，

把他和大地結成了一個。

夜來落過一場大雪，

銀白把一切骯髒鍍過，

等到太陽重放光明，

人間破上個大血窟窿！

三三，
一一，
五日。

運河

我立脚在這古城的一列廢堞上，

打量着紺黃的你這一段腰身，

夕陽這時候來得正好，

用一萬隻柔手攪住了波心。

在這裏我再沒法按住驚奇，

古怪的疑問絞得我心癡！

是誰的手闢開了洪蒙，

把日月星辰點亮在長空？

是怎樣的一個嬴姓的皇帝，

一口氣吹起了萬里長城？

天女拔一根金釵，

順手畫成了天河；

端陽的五絲沾了雨水，

會變一條神龍興波，

這是天上的事，誰也不敢說，

我曾用了天上的耳朵聽過。

怪的是，楊廣一個泥土的人，

怎樣神心一閃，

閃出了

這人間的一道天河！

你告訴我，當年四方多少苦力，

給一道命運網在了一起，
放着鐮刀在家裏銹住了白光，
無邊亂草荒漫了白地，
冬天裏妻子沒處寄征衣，
一個家分掛在天的兩極。
孩提學話只喔哦着媽媽，
人間成了個無父的天地！
天上的烏鵲一年忙一個七夕，
這地上的工程是沒頭的日子！
晴天裏鐵鍬閃起了電火，
一串般雷爆響在心窩。
硬鐵磨薄了手掌，

磨白了頭髮，

磨亮了眼睛

也望不到家。

累死了的，隨着土雨實入了長堤，

活着的，夜夜夢見土坑陷落了三尺！

毒恨的眼淚，兩地的哀號，

終於興起了萬里波濤。

波濤老是挾着濁黃，

是當年的冤憤至今未消？

兩道大堤使你晃不開雙肩，

然而星星也沒法測你的高深。

像一條吟龍

竄過了兩個世界，

頭枕着江南四季的芳春，

尾擺着燕地冰天的風雲。

聽說你載着乾隆下過江南，

一陣小雨造下了不死的流傳，

你看背後夕陽的顏色正紅，

貼在「沙邱古渡」的歇馬亭。●

幾隻白魚傍着龍舟打了個挺，

一座龍王廟騰起了半空，

這地方，水勢至今打着旋花，

● 乾隆下江南避雨歇馬亭。

一個鐵窗戶像一隻死眼，

瞪得舟子捧着心怕！

我知道，人間的蘇杭，

你駛過紅心的天子曾去沈醉，

彷彿八駿駛着古帝王

去西天的瑤池會王母一樣。

南國的荔枝帶着綠葉，

一陣輕風吹到了宮掖，

得寵的御女滿口香甜，

誰說天涯不就在眼前！

江干的玉女流入了宮庭，

四壁黃牆已非人境，

竭盡了海內所有的珍奇，

裝成一個花枝的身子。

你也一定連過連船的天兵四方去遠征。

金甲耀得河水發明，

回頭來連船雖是減了長度，

然而船面上却添了凱旋的歌聲。

我想，如果你也有一張口，

肚子裏的話會纏斷喉頭，

城圈攬住你

又放開你。

一裏一外的歲月

誰能計算清？

長毛大殺水旱十三門，

人頭在河裏滾，

萬人塚上的草色至今還發紅！●

一道城垣向三十里外展開，

於今只留些殘破給夕陽徘徊，

河岸上見不到詩人的遺跡，

有一座荒碑告訴他的故里。●

你的呼吸把一切吹空，

你却健在做一切的證明。

● 長毛之亂，臨清城被洗，死屍遍野，叢葬而成萬人塚，至今塚邊草作紅色。

● 河東岸有石碑，上書謝茂秦故里，按茂秦名壽，明代詩人。

我眼前河面上桅杆一林，

破帆上帶着風雨，帶着驚心，

我常見一條繩索

串着岸上的一個人羣，

一齊向後蹬開岸堆，

口裏擠出了聲聲欸乃，

一聲欸乃落一千滴汗，

船身似乎不願意動彈，

一個肉肩抵一支篙，像在決負勝，

船載多重生活的分兩多重！

黑夜裏空中失了星斗，

一點燈火牽着船走，

黃昏的雨，涼宵的風，

風雨也阻不住預定的途程，

來往的風帆這樣飄着日夜，

我看見舟子的臉上老撥不開愁容！

運河，你這個一身風霜的老人，

盛衰在你眼底像一陣風，

你知道天陰，知道天晴，

天人的豪華

奴隸的辛苦你更是分明，

在這黃昏侵臨的時候，

立在這廢堞上

容我問你一句，

我問你：

明天早晨是那向的風。

二四,三十一日。

元 旦

一夜抖淨了一萬重陳霉，
太陽磨亮了黑鏽的人生，
這一個交關捩轉得太急，
人臉上換不及驟然的笑容。

一杯春酒送到了唇邊，
讓你吮啣着味兒的酸甜，
這一天的日子你得享受，
誰也不許放起憂愁。

我們是青年

頭頂三尺火，仰起臉

一口可以吞下青天，

一對眼銳利地

專在人生的道上探險，

三句話投不着心，

便捏起了拳頭，

活力在周身跳動着響，

真恨地上少生了個環！

叫世故磨光了頭皮的人們笑吧。

我們全不管，

秋後的枯草

也配來嘲笑春天？

黑暗的雲頭最先在我們心上抽鞭，

紅熱的心是一枝火箭！

宇宙在當前是錯扣了的連環，

我們要解開它，

照着正直的墨線

重新另安！

擎起地球來使它翻個身，

提起黃河來叫它倒轉，

相信自己的力量吧，
我們是青年。

二四，
二月。

古城的春天

眼前掛上了昏黃的風圈，
沙石的冕旒晃得人發眩，
縱然殘堞偷來了綠色，
三尺以內望不到春天。

叢叢的荒塚

是朵朵的黃花，

簪在了這古城

霜白的鬢邊。

城根下的古槐空透了心，

用一枝綠手，招醒了城下的土人，

出門來望一望鋼板的地，

空歎聲『一犁春雨一犁金。』

二四，三月廿六日。

黃 風

是塞北的沙漠要拔根南侵，

先遣這狂風來打頭陣？

滔滔的洪濤沉浮着天地，

什麼都怕把不住自己！

半空裏飛舞着一萬條蛟龍，

門打戰戰，窗紙發瘋，

想向回憶中抓來個平靜，

可憐捺不住這晃盪的心胸。

這像是世紀末的瘋狂，

撼搖得人生一點不穩當；

又像是大王噓出的意氣，

衆生在他當面，

一齊呼喊出自己！

二四，四月，六日。

春 旱

誰知道老天爺打的什麼主意，

要使萬物之心裂破，

要投烈燄到人間，

向人間放起一把火！

天下的眼睛盯着太陽，像盯着仇敵，

（毒狠的咒罵藏在心底）

盼望一隻天狗來把它咬死！

那是多好，一陣陰影掠過大地，

飄忽得像一羣可喜的孩子。

這是妄想；黃風是旱魃使順了的鐵筭，

不許天上長住雲霧。

天空是一張乾透了的藍紙。

時時有意爆裂自己！

望見榆錢便束好了耒耜，

滿望着帶雨去耕濕泥；

細草抖着一股力，

望一陣雨來好拔長身子。

還有青苦的春山，
掩不住烏鴉的樹頭，
都渴望着，渴望着，
天顏勃怒，雷聲吼。
急催下一陣甘霖，
給生命另換一個季候。

二四，四，二十四日。

弔八百死者

完了，八百條性命

不當八百隻螞蟻，

不見一滴鮮血

清水窒死了黑的呼吸！

再不用在黑天底下

愁着青天底下的妻子，

雖然，在祈禱時放了哭聲，

她們用直噪喊着你們的名字！

完了，這一隊疲憊的殘旅，
都變了水鬼在等着拉屍，
明天，成羣的生力軍跳下青天
爭着來補你們的空子。

附註：暑假前，溜川日人經營之煤礦，因工程簡陋，致遭水灌，工人死者八百，其家人聞訊均放聲痛哭，向天祈禱，冀其生還，人間慘事，無過此者，賦此志悼。

二四，五，十九日。

要活

要活，就挺起腰來認真的活，

不該學死水裏的游魚，

不想向明天

撥弄着一點露脊的泥波。

這還用我來瘋狂的叫喊？

災難的步哨已放到你的身邊！

死亡在頭頂作引誘的比畫，

暴手掣去了生命的籬笆。

生死推到了眼前

憑你自己去作主

時間咆哮得要炸

快，快說出你最後的一句話

二四，六，二十六日

螺旋

像鞭梢下的螺旋——

在夜的尖上

痛苦抽我

地溜轉在這風露的庭院。

沉死的夜浪無邊——

天上的朗月

地下的我

是宇宙不眠的兩隻大眼。

註：螺旋，小玩具，以木爲之，上圓下尖，以鞭抽之使旋轉。

二四，七十八日。

旱海

大地是旱海，

風塵是長帆，

村莊是死的港口，

生命的船隻擱淺在裏邊。

旱象結上泥土的臉，

孤絕的心無可攀援，

長風捲來萬里黃濤，

生命的船隻給撞成碎片。

誰能提起東海的水，
把它倒洩在天的西邊，
給旱海裏洩下綠波，
雨滴做了救生的船？

二四、七月時魯西大旱。

拉鋸

兩雙大手拉着六月天，
受傷的木身白血飛迸，
鐵鋸齒這一條長長的火鏢，
從眼睛上碰出了火星。

四方竹笠上壓下了太陽，
兩個大影子晃動在地上，
生命的黑流打着滾落——
背上決了一萬道江河。

二四，七，二十四日。

二十四年的秋天

西風邁進了長城萬里。

一手掣下了秋的幌子，

天空再不敢迫視人間，

一片秋聲撼動着天地。

連天的水浪翻起秋涼，

水口裏噙着溫暖的家，

西風把哀鴻編成了人字，

一羣一羣吹到了天涯。

冷酷激怒的人心

像霜打的楓葉，

秋郊正是馳馬的時候！

壯士在拚他們的熱血！

一聲蟲鳴，幾陣落葉，

已不能叫起我們的悲思，

誰說西風只會翻舊賬？

眼前的秋已有了新意！

野孩子

晃動着鋤頭，赤條條的爸爸

一身披起了萬丈的青紗，

一步一步辛苦的脚步，

生命向厚土裏扎根。

小孩子像一棵高粱，

遙遠的長在土堆上。

春天爸爸揮動過黑手，

眼前的生機向人心裏流。

大地是孩子的親娘，
他在風裏雨裏生長，
太陽晒粗了他的筋肉，
生活磨硬了他的骨頭。

從小就釘在身後跟爸爸學，
然而這一着他不會料到：
等他長得像爸爸的時候，
他將更會用他的鋤頭！

水災

大早在春天揭人一層皮，

夏天的日子又全浸在水裏，

村子裏倒淨了老病的房屋，

夜裏倒滿了露天的身子。

宇宙幾乎靈得要開花，

惟有人身却日見乾巴，

不必說找不到一把柴火，

地裏沒收憑什麼下鍋？

一天多少次驚人的破鑼，
喊人們一齊到河邊去，
用決死的心守着大堤，
像守一個闖禍的瘋子。

天上的水叫蛟龍駛來，
浪頭像猛虎把長堤抓開，
大口裏伸出條亮堂的饞舌，
向着當前的一切捲來。

連驚呼也不給一點餘地，

先把喉嚨給人扼死，

眼裏開花，鼻子塞入了真空，

只根根髮梢在水皮上波動。

發瘋的女子騎着屋脊，

脚像雙槳插在水裏，

眼看亂搖的小手向她求援，

一轉眼，只見浪頭見不到自己的孩子！

水上漂着可憐的牲畜，

漂着家具，漂着大小的屍體，

這一羣前後追逐着

永遠不願分離！

水口嗽出來的生命，

腳踏空地頭頂一天青，

像破爛的敗葉一堆，

偏偏臉前又吹起了秋風！

二四，九十九日。

瘋婆

像一棵枯樹披一身秋風，

（枯樹心裏却開着一朵花）

拚一個鐵心到處磨碰，

臉向着地，像尋一根針，

忽然把眼又移向了人羣，

他在尋找着，尋找着什麼，

像一個骷髏在找他的靈魂。

她口裏叫着一個名字，

那人就像貼近她身旁，

一霎掉頭向四下裏探視，

彷彿那人又是在遠方。

望見個中年人的背影，

她撲過去像一陣旋風的顛狂，

「孩子，快來家吧，

我給你鋪好了暖和的炕！」

（她不清楚，現在是古廟留她度殘年，
當年的炕頭還在她心上發暖。）

人家跑遠了，

她手脚爬起雲來追趕，

像魔咒定住了她：

一回頭給她打個照面！

「總得有個存身的地方！」

她將飛步尋到天涯，

天涯在她心裏另有限界，

其實一條大街她都摸不到兩端！

如果穿一身短的灰衣，

她便掣住你苦苦哀泣，

鼻涕眼淚橫過綉皮，

像六月的江潮決了大堤。

「老總要了我這個孩子吧！」

老總要了我這個孩子吧！」

叩頭作揖可笑的样子百出，

然而話頭反復只這麼一句。

你不要驚怪也不須發怒，

這原算不了無理的錯誤，

來不及打量你那一張臉，

灰色先搶了她的眼去！

二四，二十五日。

破題兒的失望

——爲一個可愛的孩子作——

「去考海軍，

去考海軍。」

訓育門前的土地

孩子們排成了烏噪的園林，

這一叢叢活潑的小樹

頂着彷彿的年輪，

這個用身子去比量那個，

差不到一頭，差不到一耳根。

一身黑線的布尺

當衆昂然直起了體軀，

孩子們立在它身前

生怕身條學不來尺蠖。

看翻開的眼皮，

相臉上的色素

關心着周身的毛病，

訓育臨時做一回醫生。

一刻以後，園林裏

起了一陣秋颺——

這是落伍者的太息，

檢來檢去真細心，

一灘沙裏

檢出了七粒黃金。

『去考海軍，

去考海軍。』

七人的行列擺出了校門，

送別的小伙伴们

回頭來

更討厭了書本，

茫茫的前途又加了一段長，

一陣邪勁的破腔：

『舊巢合是啣泥燕，

飛上枝頭變鳳凰！』

七人一行列——

有六個踏上了自由車，

最小的他

附在別人的車後

算一條尾巴。

漫天的風沙

做一個嚮導，

推開了希望的輪子

去磨盡陌生的道路三百里！

送他們出門的同伴

還沒淡盡心頭的艷羨，

黃風又把七人的小排

吹了回來。

大點年紀的，不很在乎的

誇濟南三勝的景色：

而最小的那條尾巴，

却獨自塞緊了門，

兩眼是淚，

連頭連身子

壓上了兩牀厚被。

附註：

前幾日，訓育先生從濟南帶來了中央招考海軍的消息，全校學生躍躍欲試，因均感

前途茫然而急于想求一捷徑也。但招考條件甚嚴，身材不得過高，一般年紀較小的都

爭集訓育門前受高度的測驗。人均怕過高，多微屈身以求適合。檢驗結果，僅七人合格，

餘者頗沮喪。投考須先到濟報名測高，合格後再送京，臨時，此七個小孩俱興高彩烈，

東取西借，忙湊川費，六人騎自行車，爲圖省錢也。最小的一個林姓學生，附於別人車後

以行。出校時，諸同學均目送，而且嘆不得同行。此日正黃風漫天，沙塵如雨，三百里的陌

生途程對於這七個曾未離開過鄉土的孩子，真夠叫人擔心的了。過數日，同學們豔羨

之心尚未淡盡，而此七人的小行列又給漫天的風沙吹了回來，人人一臉塵土，兩腿盡

痛。餘人於同學面前尙大談濟南三勝，而最小之林生則獨自塞門垂淚，將全身縮入被中，狀甚可憫，故爲作此詩。

三月二十日。

依舊是春天

什麼也沒有過的一樣。

一萬條太陽的金輻

撐起了一把天藍傘，

懶又靜的

籠上了人間的春天。

什麼也沒有過的一樣。

看春水那份柔情，

柳條撒開了長鞭，

東風留下了燕子的歌，
碧草依舊直綠到塞邊。

四月，
廿日。

跳龍門

——爲會考的孩子們作——

放三年光陰輕輕的擺遠了

像一條金龍；

死掣住它的尾巴，

孩子們一齊破上了死命。

時光老人邁的步太大，

他們今天忽然驚覺，

誰都願意用心針

去釘住太陽無數的脚！

窗外的春光濃成了酒，
酒味香不到孩子的心，
燕子呢喃的打着招呼，
一層玻璃隔遠了人。

教室是孩子的宇宙，
板櫪是孩子的戀人，
書本，前日冤仇

今朝變成了膩友。

上堂下堂，低頭聽命鈴聲，

像一隊綿羊

柔順的

聽從一個牧童。

飯裏和上了泥土，

飯味那有書味香！

腦子像鋼錶的秒針

圍着課本的圈子跳得那麼忙！

國家大事，一問三不知，

眼睛早已拒絕了報紙，

『是什麼樣的時代？』這可以不問，

只想變條鯉魚去跳過龍門。

眼前老掛一個暈圈，

精神撐不起上下眼皮，

在班上，頸頸一軟，

一頭要碰碎那張桌子。

晚上，叫油燈偷放點小亮，

側耳聽訓育的脚步聲，

等精神和燈油一齊枯涸了，

人和着書本入了夢。

心的連環

——學生即將畢業散去，余擬先行賦此志別——

我像粒帶翅的種子，

被吹到這沙漠叢中，

我的家遠掛在東海邊上，

奇怪這一陣神祕的風。

孩子，多謝你們的眼睛像太陽，

給了我溫暖也給了光，

你們的笑——

無端的東風成陣，

淚也是可以感謝的，

淚是黃金的甘霖。

這古城再不是一片礮礮，

我的感情拖開了長蔓，

好比萬人塚上的黃土，●

春風給它掛一身紅綠。

時光瀟淨了各人的心胸，

一潭清水澈底的光明，

心和心套起了漣漪，

風絲牽連環蕩東蕩西。

教室是我們溫暖的家，

在裏邊種下了根深的記憶，

說不定別後這一條長絲，

給你牽來個風晨雨夕。

我怕今生學不來做飾，

天生叫我做一世孩子，

可喜你們沒拿我當先生，

都把我認做一個弟兄。

二年來，給了你們一些什麼？
在臨別的這時我紅着臉想。
沒有什麼，除了一顆真心，
還有，還有一條指路的南針。

別了，像六十顆流星

閃向四方，難以想：

幾時再可以一齊掛在

這塊破碎的天上？

孩子，我願你們永遠的恨我，
恨我臨去不告別一聲！

● 臨清北門外有萬人塚多座，秋冬凄然傷神，春夏則紅綠拂映，另是一種風味。

附記 運河底橋早已寄出，今將近作破題兒的失望，依舊是春天，跳龍門，心的連環四篇一

併加入付印，這本詩是以時間的先後排列的，故此四詩附於後。

五月末日記於臨清。



初版出活生化文